

344
47

影印明新安吳勉學校刊本

莊子雜篇

東京文求堂印行



始



344-47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
 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
 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上

三

一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矣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仄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蹵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
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
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
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
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
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
諸海也汝亾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

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
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
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
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
乎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趺之聞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趺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
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
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
而噍不嗷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掎共其德
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
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
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
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
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
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

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
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
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
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
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
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
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

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

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
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
始無有旣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
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
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嘗
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
脆胔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
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
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
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
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
也是蝸與鸞鳩同於同也踉市人之足則辭以
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

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
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
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
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
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
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
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
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平人乎一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
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
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
無有也介者移晷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
遺死生也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

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

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亾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

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
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
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
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
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
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鼪之逕
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

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
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
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
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
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
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
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
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翼於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

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騶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

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
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
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
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
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
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
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
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

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
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
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
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
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
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
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

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

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楊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鉞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至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知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

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
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
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
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
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
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
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
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

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
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
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
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
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
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

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
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
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
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
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
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
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

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攫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乎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
域退此其所謂濡濡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
慕蟻蟻慕羊肉羊膾也舜有膾行百姓悅之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
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
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
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

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
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
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
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
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
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亾之所以存唯種也不
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
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

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亾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

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獨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

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

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
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
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
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
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
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
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
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
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
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
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
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
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
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
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

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

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亾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

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
劔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
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
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
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
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

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
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
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
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
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
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
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
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亾其神以衆爲故鹵

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溷疽疥癰
內熱溲膏是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
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
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
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
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

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
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
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
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
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
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
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
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
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
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
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夫

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
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
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
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
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
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
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人者有主而不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

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凶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于江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
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螿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沉屯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價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

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
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
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
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
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緇
五十犢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
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
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
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鮓
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
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
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
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
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
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
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
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
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
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
之患抑固窶耶亾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

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鶉鳩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卷三
三十一
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
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
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
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畱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
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
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

徹爲聰鼻徹爲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
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閭心有
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磈心無天游則六鑿
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
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諡知出乎爭柴生乎守
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
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

可以補病皆嫉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

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
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
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
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
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
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
不敢讙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

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
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
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
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
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
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

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
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
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
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亾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卷三
三十一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
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
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
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

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
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
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
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
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
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
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
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
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
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
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

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
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
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
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
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
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
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
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
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
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
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
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
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

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

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

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
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
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
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
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

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
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
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
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
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
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

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
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
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
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
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
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

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
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
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
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
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
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
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
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
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
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
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
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
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
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

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

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

相日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
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
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
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
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日子不為
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

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
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
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
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
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
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
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而觀四方與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
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
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
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禮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
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
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
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
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
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
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

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
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
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
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
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

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
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
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
乎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
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
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

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
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
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
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
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
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
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
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
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
人千里不畱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
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

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
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
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
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
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

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直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
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
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
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
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
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
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
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

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

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

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

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告汝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

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
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亾小夫之知不離苞苴
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
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
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

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
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
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於顏
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
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
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
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
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
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
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
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

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
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
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
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
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
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壁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

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

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麤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

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
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
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
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
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
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

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
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
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
天下之川腓無胥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
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畸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腋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

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

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
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
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麤其行適至
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

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
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
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
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
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談駮無任而笑天下
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鞞
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

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窆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觚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騷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麤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亾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
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
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無形變化無
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
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

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
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
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
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
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
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
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

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
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
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
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
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

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踉地目不見指
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
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
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
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
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

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新安吳勉學校梓

金陵徐智督刊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莊子內篇難字音義

逍遙遊篇

搏音團均音凹闕音過鷲音學菌音窘鵠音晏射音夜淖音綽狂音誰

斬音祈呶音楞培音剖龜音均泝音屏澣音僻統音曠說音稅卷音拳

狂音生辟音關麋音離

齊物論篇

綦音其嗒音榻居音姬噫音隘呶音號琴音流畏音偉佳音翠斲音雞

謫音孝謏音豪突音杏咬音交喁音愚冷音冷知音智窘音教厭音壓

熱音摺菌音窘眩音該茶音涅與音預恠音詭憊音決廷音庭狙音疽

芋音序滑音汨吟音軫嗛音歎園音圓齧音臬溼音濕鱮音秋螂音即

蛆音疽耆音嗜徧音片嬌音墻大音泰潛音昏苞音屯斬音祈弔音的

黠音貪闇音暗景音影蚶音附蝸音條栩音許遽音渠

養生主篇

踦音几砉音翕騞音赫窾音款絜音啓軋音孤諜音劃縣音玄

人間世篇

砉音控拊音撫擠音子跽音其葉音攝音音陰櫟音歷楠音干

菰音反力音果詬音垢芘音庇啞音土杙音弋櫨音善撮音反髀音列

解音懈食音嗣

德充符篇

駘音臺王音旺詵音俶他音沱食音嗣眴音舜髮音雲取音娶郤音隙

闐音因跂音企說音稅菴音益瞑音眠

大宗師篇

嗑音益頽音去軌音他邴音丙警音敖悅音免响音吁戲音義坏音

馮音憑禺音愚偶音禹僂音縷間音閑躄音駢躄音駢尻音超縣音

食音嗣疇音居宜音挑音兆疣音尤疢音換憤音匱造音七軼音尺整音賚

應帝王篇

應帝王篇

蚤 音 蓼 音 琅 音 帛 音 簾 音 鄉 音 委 音 蛇 音 弟 音

食 音 儵 音

莊子外篇

駢拇篇

縣 音 疣 音 歧 音 纒 音

馬蹄篇

齧 音 維 音 聾 音 阜 音 筴 音 埴 音 填 音 蹇 音 躄 音

踈 音 跂 音 踈 音 扼 音 介 音 闐 音 鷲 音 躓 音 縣 音

胠篋篇

胠 音 鏑 音 朶 音 邴 音 鄆 音 殫 音 擗 音 倕 音 爚 音

晉 音 筍 音 置 音 罟 音 漸 音 解 音 奕 音 啍 音

在宥篇

喬 音 欒 音 倉 音 縣 音 跪 音 淖 音 劇 音 胝 音 矜 音

峗 音 嶇 音 斡 音 意 音 接 音 楛 音 杓 音 噉 音 間 音

首 音 屨 音 髀 音 放 音 泮 音 沌 音

天地篇

溲 音 還 音 坂 音 數 音 紕 音 佻 音 縣 音 菟 音 覩 音

汙 音 滓 音 搯 音 洸 音 瞞 音 招 音 離 音 瘍 音 髡 音

琴音花 憫反子公 滑音汨 鵠音聿 柵音冊 纒音墨 繳音灼 眈音版

天道篇

鏡音柄 間音閒 齧音齋 迂音悟 敖音傲 意音噫 趺音爾 頰反去軌 棟

柄音

天運篇

招音超 阬音坑 郤音隙 森音標 眯音米 齧音核 矚音輦 瞢音匹 惜音慘

昔音各 响音吁 嚼音脅 屨音厲 薑反勅邁 奸音干 說音稅 鴟音鷁 要

要音

刻意篇

悛音淡 迂音悟

繕性篇

繕音彈 滑音汨 濠音澆

秋水篇

涖音俟 壘音壘 空音孔 埒音孚 瞋音嗔 躄音躄 躡音躡 蛭音賢 矜音零

蹕音卓 躡音秋 汙音茫 峙音峙 埒音坎 還音旋 軒音寒 鉅音渠 呿音怯

儵音條

至樂篇

笏音忽 嗽反古弔 屨反紀衛 滑音骨 髑音獨 髀音樓 髀音曉 擻音苦

左下

可

四

反御音 御音 變音 蛇音 移音 鮒音 行音 杭音 捷音 隘音 繼音 鳴音 乾音
干音 軌音 况音 脊音 茂音 蠶音 歡音 筭音 筭音

達生篇

卻音 隙音 選音 悟音 惛音 捐音 痾音 偃音 僕音 縷音 楸音 掘音 凝音 作音 疑音 婚音 昏音 縣音
玄音 策音 說音 稅音 悖音 戾音 翹音 豚音 篆音 諛音 熙音 詒音 怡音 滴音 玄音 髻音
涓音 省音 憍音 並音 徇音 齊音 臍音 鑿音 據音 齊音 滑音 骨音 倕音 垂音 要音 腰音
賓音 擯音 鷓音 晏音

山木篇

辟音 關音 洒音 洗音 歛音 翁音 粉音 紛音 猗音 秩音 行音 杭音 杼音 序音 庠音 假音 殷音
真音 其音 冷音 命音 縻音 絜音 僊音 敗音 枸音 矩音 還音 旋音 鷓音 意音 鴈音 而音 且音 疽音

田子方

熱音 業音 灼音 酌音 說音 稅音 句音 矩音 舐音 土音 儻音 但音 羸音 裸音 頤音 髻音 鯁音 度音
恂音 胸音 刳音 劫音 戲音 義音

知北遊

笄音 分音 說音 悅音 媒音 昧音 間音 喑音 蔭音 醜音 意音 菰音 裸音 溲音 流音 弢音 叨音
袞音 執音 墮音 隙音 狶音 喜音 馮音 憑音 阿音 瞑音 眠音 麥音 反音 處音 野音 曝音 剥音 訑音

莊子雜篇

庚桑楚篇

還旋音 鱒秋音 夔孽音 碣蕩音 殺弒音 阨裴音 越疇音 辟關音 蠲蜀音

懼瞿音 鞮萑音 捷蹇音 放倣音 脩蕭音 嗑益音 規藝音 瞋瞬音 蛇移音

內納音 賈古音 惜慘音 剽標音 尻翹音 賊闇音 脆毗音 骸該音 蹶展音

反 鷲傲音 佞良音 侈侈音 詔習音 餽愧音

徐無鬼篇

擊牽音 說稅音 攷輜音 藿徒音 跟良音 疋空音 苧序音 賓擯音 隗句音

反 五 罪 督茂音 諄碎音 鉏刑音 堊惡音 抓爪音 歎困音 梱困音 瞿句音

突天音 規別音 卷權音 婁縷音 蝨必音

則陽篇

獨觸音 喝謁音 間間音 縣玄音 扶秩音 倘敞音 嗃呼音 稷洛音 崔總音

丸音 湛耽音 橋居音 反 片判音 呔補音 呔血音

外物篇

絃該音 嚙陳音 螭淳音 啓昏音 債頹音 輪權音 轄界音 鶉啼音 摩乃音

反 顛歲音 趨促音 鷲傲音 余預音 且疽音 鳩胡音 廁側音 墊店音 顛協音

羶音 珍碾音 蹇奚音 諂賢音 鈔挑音 鐸擗音 背恣音 媵劣音 駮駮音 跋音

存音 寢欵音

寓言篇

曼音萬 藎音靈 觀音鶴 景音影

讓王篇

父音甫 捲音權 參音素 隘音厄 拈音許 共音恭 督音務 桐音稠

說音悅

盜跖篇

說音稅 瞋音填 適音嫡 離音羅 乾音干 嗛音若 骸音礙 馬音憤 馮

憑音憑 刼音刼

說劍篇

說音稅 鐔音尋

漁父篇

揄音抒 挈音女 鄉音向 屬音燭 頰音顏 離音羅 要音腰

列禦寇篇

瞽音茂 食音嗣 敦音頓 賓音擯 浮音平 單音丹 暝音眠 座音祖 賈

古音懷 懷音儗 釭音旱 父音甫 吡音匹 俠音於 傀音公 肖音消

天下篇

滑音骨 說音悅 大音泰 敵音恪 任音壬 跂音履 鉞音刑 膈音而 說音稅

冷音零 髀音戶 窳音旭 魴音五 芴音忽 麻音歷 狝音拊 景音影

倚或作駘音始

弄

音

十

莊子難字音義終

昭和七年五月一日印刷
昭和七年五月五日發行

莊子雜篇定價金七拾錢

發校
行訂
者兼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田中慶太郎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中村修二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株式會社開明堂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發行所
文求堂書店

電話小石川(四)四八〇番
振替口座東京二一八番

經 售 處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二之十七

松

雲

堂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八

田

村

書

店

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八

山

本

書

店

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二

奎

運

堂

京都市寺町通丸太町南

彙

文

堂

大阪市天王寺區上本町八丁目

三

島

書

店

終

